

简嘉 / 著

连队是个大熔炉，  
“新兵蛋子”们在这里苦苦修炼，  
泪水、臭汗、青春、爆笑，  
以求“正果”。

# 好男当兵

猎豹丛书

明天出版社



猎 豹 丛 书

# 好男当兵

简 嘉 / 著

明天出版社 1998年·济南

猎豹丛书

# 好男当兵

简 嘉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80×1230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9插页 160千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15000

ISBN7—5332—2588—0

I·543 定价:12.90元



## 出版说明

《猎豹丛书》是一套以独特的视角反映我军诸兵种现代化建设和呈现官兵火热生活状态的长篇小说系列，约请创作上富有成就的部队专业作家加盟撰写。谨以此书献给崇敬人民军队和有志于献身共和国国防事业的广大少年朋友。



## 内 容 提 要

又一批新兵加入了某集团军的行列。他们当中有从小立志从戎的黄河，有家财万贯的杜元甲，有雄心勃勃想当将军的史国军……在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里，他们磨砺品格，接受血与火的洗礼，最终成长为合格的战士。

作品以流畅的文笔，勾画了火热的军营生活，展现了新时期军人对友情、亲情还有爱情的执著追求。

# 1

区武装部的院子里站满了人。黄河和谢军挤了半天，才找到报名处。两个军人坐在桌子后面，一个是中尉，一个是上士，忙忙碌碌地登记着。

黄河递上自己的户口簿，说：“我报名！”

中尉军人抬起头，打量了他一眼：“多少岁？”

“十八。”黄河说完下意识地用食指抚了下上唇——上面有软软的胡须。斯大林大元帅就留这样的胡子。

“身高多少？”

“一米八。不穿鞋。”黄河看出对方的眼睛里有欣赏的意思，不禁有些得意，这身高也是一种资本，到哪里去都能给人一个好印象。他看看身旁的谢军，有些担心了：这哥们儿身高才一米六七，在班上的男生中倒数第四，别在这给刷下去啊，当兵没有个伴儿可太寂寞。

中尉对上士说：“给他一张表格，填一下。”又问，“你家里没有来人？”

“要家里来人吗？”黄河反问，有些奇怪。



“那倒不一定。不过好多人都是家长陪着来的……”

“我又不是小孩子。”黄河看看四周那些被家长牵着的报名者，露出鄙夷的神色，“后面跟着保姆，当什么兵啊。”

“行。你还像个兵样儿。”中尉笑了，“快填吧。”说完又看谢军的户口簿，“怎么？你也是一个人？”

“我妈在大门外等着。”

“她怎么不进来？”中尉朝外面望望。

“她说让我锻炼一下单独作战的能力。”谢军用上了“单独作战”这个词，觉得很够劲儿，当兵嘛。

中尉和上士互相看看，笑了：“填表吧。”中尉指指旁边，“那儿有空桌子。”

谢军拿过表，正要转身走，又突然想起了什么，问上士：“你算是什么军衔？”他指着对方的肩章，“我不大明白。粗杠细杠的……”

“粗杠代表‘士’，加一个细杠就是下士……”

“噢，明白了！你是三个细杠——上士！上士是班长，对不对？”

“你看来是当兵的料。”上士微笑着说，“快填表吧。”

两个人走过去填表。正写着，背后有人叫：“黄河！”接着他背上嘭地挨了一掌。他转身一看，是班上的女同学胡娅娅。胡娅娅大声说：“你太不够意思了，来当兵，也不告诉我一声！”

“你嚷嚷什么！”黄河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这个胡娅娅就爱咋咋呼呼的，也不看这是什么时候。“我要当兵，早



就说过。”

“都以为你是说着玩儿呢。你的成绩不错，不考大学了？”

“我现在一看书本就头痛。先出去闯荡几年再说。古人怎么说的——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男子汉嘛。”

“你总是那么有主见，”胡娅姬钦佩地看着他，“你肯定能当上军官。说不定还是个将军……”

“将军倒不敢保证，少校中校是没问题。”黄河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喜欢你穿军装的样子，肯定很英武……”

“你是说他像鸚鵡？”谢军抬起头冷不丁问，“非洲鸚鵡还是亚洲鸚鵡？”

胡娅姬“噢”了一声，瞪着他：“我正想问你呢！你怎么也来凑热闹了？不是说你舅舅给你联系好了一家银行吗？好多同学都说你已经去上班了，钞票大把大把的……”

谢军说：“我说胡小姐你就是幼稚，我上没上班不说，那银行大把大把的钞票是谁的？我能随便拿？”

胡娅姬一阵笑：“可不是，你一点念头都不敢有……”笑了一阵，问：“就没听说过你要当兵，心血来潮？”

谢军咕哝了声：“我妈让我去的。见见世面。”

黄河填好表，问她：“你是怎么打算的？不是金帝大酒店要你了吗？”

“我还没定。先去考空姐。不行再说。我从小就喜欢坐飞机……”





“哦……又是空姐了……”黄河向报名处走去，“你一天一个念头，前几天还说要当什么节目主持人……”

胡娅娅追上他，小声说：“哎，咱俩的事怎么说？定了？”

“你说什么？”黄河有些摸不着头脑。

“你装什么傻啊……”胡娅娅娇嗔道。

“装傻？”黄河意识到什么，真有些傻了。

“你守卫在祖国的边防线上，我在家乡耕耘着农田……”胡娅娅突然轻声唱起了《十五的月亮》，“浪漫不浪漫？”

“胡娅娅同学，我看你是误会了，我们两个不、不、不……”黄河稳稳神，“我们不是那个关系，也不可能是。我们还小啊……”

“你刚才还说你是个男子汉呢！这会儿又小了！”胡娅娅看出他是认真的，脸色也变了，“我问你，那你那天为什么邀请我滑旱冰？”

“我……我觉得一个人滑没意思。当时找谢军又没找着，正好你在那里闲逛……”

“闲逛？我是在给我妈买健胃药……好吧，这个不说了。我过生日的时候你给我送了贺卡……”

“好多同学都送了啊……”

“可你的就是不一样……你记得上面说的什么话不？”

黄河想了下：“是‘生日快乐’吧？”

“还有。”

“身体健康？”



“你写的是——友谊长存！落款是：友，黄河。”

“怎么了？大家都这么写。”

“你写就不一样。反正我觉得这就是暗示。友谊长存是什么意思？就是夫妻白头到老，要不怎么会‘长存’？我经过慎重考虑，就接受了。后来我给你买了一双耐克运动鞋，你也要了……”

“你说买都买了，我不要你就扔了，我觉得与其扔了，还不如……”黄河看看自己的脚，说不下去了，今天偏偏穿的就是这双要命的耐克鞋。这事真糟了，谁说得清？

“我都跟好多女同学说了，我跟你好，你脚上穿的鞋是我买的，她们都说我会心疼人……”胡娅姬说到这儿有些伤心，“那都是我攒下来的零花钱，几百块呢……”

黄河一时说不出话，胡娅姬心眼还是不错，这点要承认。可是一想到这就定了婚姻大事，也太……太滑稽了。他说：“这事还有时间谈。我今天要体检，你看……”

“我在外面等你。”

“时间可能要很长，十二点以后了……”

“那又怎么样？你不请我吃饭？”

“那……你等吧……”黄河无可奈何地说。走过去把表格交到中尉手里。中尉大致浏览了一下，指着那边：“你站到那边的队伍里，等一会儿要目测。”

黄河看看胡娅姬，后者两手抱在胸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做了个过去的手势，胡娅姬点点头。黄河想：我真窝囊，还没怎么样呢，就看她的眼色了。



一会儿，谢军也过来了。正要说什么，一个身材粗壮的上尉军官吼道：“全体人员集合！面向我成四列横队！”

人们愣了一会儿，反应过来，乱哄哄地挤来挤去。知道要排队，但怎么个排法，却搞不清楚。

黄河在学校时参加过军训，他马上站到上尉对面左边的位置，直直地立正站好。军人发现了他，吼道：“注意，站到这个基准兵的右侧！按高矮顺序排下去！”

一个穿绛红色运动衣的胖子立即站过来，接着又有一些人过来。队列成形了。

黄河站着不动。刚才上尉指挥官叫他为基准兵，这很受听。他已经是“兵”了。他天生就是一个当兵的坯子。

队伍整理好后，上尉让大家围着院子跑步，看有没有跛子拐子，结果还真剔出两个。黄河看着那两个倒霉蛋下去，心里充满了同情，但这毕竟是去当兵，不是去享福。围观的人看着他们一颠一颠地跑，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尤以一个女声最为响亮，咯咯咯，像刚下了蛋的母鸡似的，兴奋而又放肆。黄河知道这是胡娅娅，心中暗暗叫苦：她还要和自己“好”呢，整天听这鸡叫声就受不了。回头看看队尾的谢军，两手握拳，一前一后地捣动着，神情很是肃穆。

“你在看什么？”他身后那个胖子气喘吁吁地问。他穿了双公牛牌大皮鞋，踏着地啪啪地响。

“没看什么……”黄河说。

“你跑慢点好不好。累死人……”

黄河意识到自己是领跑的，稍微步子大一点，后面的就



跟不上。他把步子放慢了，问：“你也去当兵？”

“不当兵跑这来干什么……”胖子哼哧哼哧地喘着气，“你叫什么名字？”

“黄河。……你呢？”

“我……叫长江吧，你又不信，我这个身材叫泰山比较合适……”胖子咧嘴笑道，“我叫杜元甲……”

“你是武术世家？”黄河记起了历史上有个武功高强的霍元甲。

“我就知道你要问。我那个老爹是武侠小说迷，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儿……”

“这名字不错，霍元甲打败日本浪人，扬我国威……你是不是也会两手？”

“会！”说完杜元甲踢了几个飞脚，看得出来他脚筋都没有拉开，笨头笨脑的。旁边的人又是一阵笑。

上尉说：“大步走！活动一下手脚！”这是在看身体的协调性。

杜元甲抡着胳膊说：“黄河，考上后，我们在一个班。”

黄河说：“行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分配的……”

“这个嘛，总会有办法。这年头什么事都有个活动余地……”杜元甲很有信心地说，“只要我们在一个新兵连，我就可以让我们在一个班……”

“好了！”军人又吼道，“现在，前二十名到屋里检查身体。后面的原地待命！”

黄河向屋里走。胡娅娅大声说：“黄河！我在外面等



你!”

杜元甲回头望望：“这小姐是谁呀？”

“同学。”

“蛮可爱的。”杜元甲说完冲胡娅娅招招手。

## 2

黄河进得屋来，屋里暖烘烘的。靠墙有一张床，旁边放了一张桌子，上面摆了些白色的罐罐。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的女军医对黄河说：“坐下。”他就坐下。

“张开嘴。”女医生说。

黄河张大嘴，哈哈地出着气。

“让你出气你再出气。”女军医皱着眉头说。

黄河赶紧闭上嘴。

“我让你闭嘴了吗？”

黄河又把嘴大张开。心想这就是军队。她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也不解释一下原因。张嘴闭嘴都搞得那么复杂。

女医生用一个木板在他的舌头上压了几下：“啊——”

黄河没动静。

“我让你‘啊’！”

“啊——”黄河低沉地发出了这一声，觉得整个胸腔共



鸣都出来了，深沉浑厚，跟牛叫似的，说明自己的体质相当可以。

女军医似乎没有注意他的“啊”声，而是仔细观察他的口腔，咕哝了声：“咦，没有扁桃腺！”

“三岁的时候就给割了。”

“嘿，居然没有一个龋齿！”

“你说什么？”黄河没听清楚。

“我说你没有一个虫牙！”

“这很了不起吗？”黄河觉得她有点大惊小怪，虫牙算是个什么事儿。

“了不起倒谈不上。检查了那么多人，你是第一个没黑点的……不爱吃糖？”

“看什么糖了。比如你请我吃，我就吃。”

女军医惊奇地看着他：“咦，你什么意思？你还是个小毛孩子哩！”

黄河大声说：“毛孩子？我怎么看都是一个男子汉！毛孩子当什么兵！”说完后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虚伪，刚才在胡娅娅面前说自己还小，现在又生怕人家小看了自己。

“把衣服脱掉。”女军医说。

“全脱吗？”黄河一边问一边开始脱衣服。

“全脱。”

“裤子也……”黄河没说下去，有点不好意思。

“脱。”女军医面无表情地说。

黄河脱了衣裤，身上只着一条裤衩。看看女军医，仍是



那个冷冷的模样，好像她面前立着的是一根木头桩子。女人一学了医，就成了刻板的老太太，什么事都激不起热情啦。自己的身材怎么说都是可以的，家里有一套多功能健身器，每天锻炼坚持不懈，胸肌、肱头肌、三角肌、背肌……都看得过去，有一阵想去参加健美比赛，后来又觉得穿着裤衩在台子上扭扭作态像个大傻蛋，作罢。现在在这里表演了……

“两手举起来。”女军医说。

黄河两条手臂高举，两拳对握，健美比赛中有这个姿势。

女军医凑近他的腋窝，嗅了嗅：“没有狐臭。”

“没有狐臭。”黄河机械地重复了句。一时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两腿并拢，站直。”女军医退后两步看看，“不是罗圈……”

“不是罗圈……”黄河又机械地重复了句，觉得受到侮辱，检查了半天，把他这个未来的健美冠军当成有狐臭有罗圈腿之类。

“医生，你贵姓啊？”他问。

“怎么？”女军医握住他的手腕，抡了两圈，看他的肩膀。

“以后好称呼。”

“我姓郭。”

“哦，郭医生。郭医生当兵很久了吧？”

“我是中尉。”



“中尉。那大概是副连级干部。”

“你知道？”郭医生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来当兵嘛，基本常识应该了解。”他按照她的要求又弯下腰，左右扭摆，“听说这次接兵的有好几个部队，空军地勤、海军陆战队、炮兵……”

“你想去哪个部队？”郭医生用大拇指按住他的脊椎骨，检查着。

“我想去海军。实在不行就去空军……”黄河猛然想到胡娅娅，她如果考上了空姐，岂不是要经常和她相遇？当然，民航和空军是两回事，可万一自己驾驶着歼9战斗机在空中和她的波音757客机相遇了，是不是还要抖抖翅膀打打招呼？“再不行，当陆军也可以……”

“陆军怎么了？低人一等？我就在陆军医院。”

“那我就当陆军！”黄河马上改了口，“外国有个军事家说，炮兵是战争之神，空军是战争之母，陆军是战争之父。我当陆军合适。”

郭医生扑哧一声笑了：“年纪不大，油嘴滑舌的。”

黄河第一次看见她笑，满心欢喜，也跟着笑。

“行了。”郭医生在表格上写上几个字，“你到隔壁的屋子去。”

黄河拿过表格，看上面的字：“良好”。他想这评价还将就。他注意到左下角画了一个小五星，不知是什么意思，想问问，郭医生已经打开门，喊下一个人进来了。黄河穿好衣服，对郭医生说了声：“再见。”





接下来是 X 光透视检查，量血压啊，测视力啊，辨听力啊，还检查了生殖系统——当然没什么问题……等全检查完了后，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黄河走出楼，看到胡娅娅还站在院子里。他心里一阵热，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做到仁至义尽了。他摸摸自己的兜里，只有二十元钱，只有请她吃面条。胡娅娅发现了他，跑过来，问：“完了？”

“完了。”

“考上了吧？”

“等通知。我想没什么问题。”黄河想起那个郭医生，从她的表情上看不出什么，可是他感觉到她对自己感兴趣，这就跟买东西一样，遇上好东西反而不露声色。从今天来报名的人看，赶上自己的没几个，军队不要他要谁？

“我们吃饭去吧？”胡娅娅说，手很自然地挽住他的胳膊。

“去哪儿？”

“你说。”

黄河为难了，说去吃面条，这真不好说出口。虽说比吃比喝太庸俗，可事到临头，男子汉的面子还是该要的。

“谢军不知道完了没有？”他四周看看。

“他早被他妈妈接走了。”胡娅娅嘴一撇，“我最看不起离不得妈的人。那些妈啊，唠唠叨叨，烦死了……不过你的妈妈例外。”她对他笑了下。

“我不饿。随便吃点。”黄河抽出了手臂，低声说，“军人不能和女人拉拉扯扯的，没准他们正在考察我呢！”